报刊和太阳一样

■蔡远福

阅读对于我来说，有着莫大的意义。在我的有生之年，于阅读之中，以文字相伴，唤回我的回忆，串联我的岁月，这就够了。这是我唯一可以把握的永恒，也是我的自我救赎之路。某日，我不经意间在《阅读时代》读到著名作家李修文的《在人间赶路》，那凝重夜幕铺展的意境，那悠远绵长的行路背景，顿使我怦然心动，耳畔仿若缓缓传来我曾有过、且仍在“赶路”的、由远及近的步步足音……

我以脑卒中后十余年病残中的所遇、所历、所思、所感写就的《致另一个我》刊发于《阅读时代》后，我所在的市残联理事长鲁斌先生发来微信：“感谢你为残疾人这个边缘群体代言！”我真诚回复：“真该谢的是《阅读时代》，是那些怀有悲悯情怀与人间大爱的编者们！”

我终于读懂作家李鸣生的话：“作者与编辑的关系，不该只是单纯的作品关系，除了作品，还有人情，还有善良，甚至还有悲悯与日常。”

我用残缺的躯体和笨拙的笔写下的，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，而是生命书页里最珍贵的碎片。当岁月流逝，容颜老去，这些文字会成为时光的容器，帮我留住曾经的感动、遗憾与成长。这便是阅读与文字赋予我的、对抗遗忘的力量。

因为阅读，我结识《阅读时代》，对它一往情深。园地虽小，怀愿甚深，尽显一派“蓓蕾初绽吐芬芳”的气象。

有人说，在铅字与墨香之间，总有一群人甘当人梯，用奉献托起他人的星辰大海。三年前，我一时兴起，涂鸦出随笔拙作《我思故我在》，不知天高地厚地托亦师亦友的作家、诗人刘益善先生，转给我年轻时热衷文学时订阅多年的《写作》杂志。益善兄告知，该杂志彼时已转向，只选编写作研究专论，便另择渠道，将文稿推荐给《阅读时代》编辑部主任王晓静女士。承蒙主编和责编不弃，拙作如期刊发于当年第9期《一家之言》栏目。手捧样刊的瞬间，颇有“范进中举”之感，立马喜欢上了它，栏目版块如《看读天下》《微品会》《阅读会所》等清晰明确，有声有色，仿佛一桌桌丰盛的宴席，叫人耳目一新，它立足湖北这片被荆风楚韵浸润的大地，以九省通衢的开放胸怀，以文字芬芳浸溢四海天穹，聚焦人文自然之美，记录山水之韵、历史之厚、时代之新，打造精神家园，推动读书风尚，重塑阅读生态，赓续传统文化，弘扬中华文明……细细阅读，文笔跌宕活泼，叙述娓娓道来，既体现了作者的风格，又各具美感与特色，令人神清气爽，对作者不乏古人倡导的“如鸡抱卵、如龙养珠”的热切、专注与耐心。

有件事清晰地存储在我记忆的深处：2025年6月3日，我把拙作《报之情缘》传给了编辑部，17日便接到回复：“终审定于7月刊出。因刊物版面有限，以短稿为主，更契合当下读者的阅读兴趣，您的文章需删节至2400字以内，不知您是否愿意呢？”次日又复：“烦请您删节一下啊，我实不敢妄自‘腰斩’，毕竟字字都是您的心血，请您理解。”轻轻的一句嘱咐，读来让人动容，我情不自禁双眼模糊了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忘不了那一刻的感动与感激。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这句话真好，作为作者，在我心里他们是伯乐，是知己，是恩师。然而这种情谊又很单纯、真挚，在“老师”称呼满天飞的当下，我更喜昵称他们“忘年交”。这让我明白：被善待，是比被珍重更奢侈的馈赠；被懂得，是比被赞美更真切的温暖。

一份报刊是编者与作者心血智慧的共同结晶，他们是桥梁，是纽带。其生命力在于有温度的良知、有锐度的洞察、有厚度的坚守。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说：“报刊和太阳一样，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给人带来光明。”在纸媒坚守与求变、破局与深耕的逆流而上、向光而行中，只要读书人的精神薪火相传，只要普天下的读书种子绵延不绝，我们与阅读的时代故事，就还会继续。

我的故乡赛苏杭

■任东高

今晚，窗外雨雾茫茫，耳旁传来忽明忽暗、忽远忽近的声响，衬托着异地乡村的夜更加安静。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，突然刷到了抖友“女娲补天石”的一段视频，这是一段航拍我故乡、母校的视频，也是我离开故乡23年来，第一次刷到关于故乡、关于母校最完整的视频。画面干净、自然，一股说不出来的亲切感扑面而来。

我的故乡在竹山县宝丰镇车家沟村，旧属黄粟乡，2001年黄粟乡并入宝丰镇。它四面环山，柔柔地把老家叫作任家湾的村庄轻拥入怀。门前有一条小河，唤作西河。小时候我们不懂它为什么叫西河，长大后去了对面山脚下一个叫东河的地方，才慢慢理解它名字的由来。操家湾的娃娃们总喜欢顺着河道逆流而上，到我们任家湾的河段捉鱼摸虾，玩水嬉闹。因为我们的祖母辈和操氏家族是老亲，后来的子孙辈也有亲上加亲的联姻，所以两个湾的孩童大多沾亲带故，萦绕在河岸的永远是银铃般的笑声和肆无忌惮的尖叫声，此起彼伏。

我也因此在操家湾认识了我的音乐启蒙老师。人称九太，辈分极高，瘦高个，特善良，会唱歌，爱拉二胡。他熟悉我的父母，根本不反对我常常被他悠扬的二胡声吸引，先是静静地听，后来是慢慢唱，起初我还有点不好意思，后来却习以为常。有时候太晚了我就不回家，轮流和九太的几个孙娃挤在床上歇，第二天一早跑回我家门前的学校上学。我妈见了九太就说，娃子又给你添麻烦。九太摆摆手说：“没事，他愿意学，我就愿意教。”上班后，我好多次绕道从九太门前过，他依旧笑呵呵地说，来，唱一段。师范三年，我也没瞎混，音乐授课恩师任安翔也特别器重我，但我不敢在九太面前显摆。他拉二胡，我规规矩矩地把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唱给他听，听罢他总是说好。

原黄粟乡垭子街，那是当时乡政府所在地，政府对面有一座山叫坛山观，应该是我读书期间见过的最巍峨的山。山顶上还住有人家，我读书时去春游过，后来教书时也带学生秋游过。我的母校黄粟中学就依偎在坛山观脚下，校园面积很大，主舞台上种着两棵桂花树，往上边教室去的大道两旁种着两排白杨树。我们初一、初二的教室在校园右上边坎坎上，是红砖盖的六间大瓦房，初三在门口土墙房子里。教语文的班主任陈明忠老师高大挺拔，比较偏爱我，叫我当语文课代表，每天收发语文作业本、作文本，偶尔还要帮陈老师抽查同学们的背书情况。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好好读书，将来也当老师。陈老师讲课声响洪亮有力，生动有趣，板书大方整齐，百看不厌。寝室在教室外坎坎下，空架子床，上下两层，自己垫木板、竹棍，然后再铺被子，都是两人一个床铺。和我同铺的李代胜，也在教育行业工作，算是有缘的同道中人。我们一九九四年那一届，是黄粟中学升学率的高光时刻，只有六十多人的毕业班，顺利升入高中、中专的学生高达二十三人。黄粟中学成了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。等我到黄粟中学教书时，它已经搬到垭子街河边上，方便师生上学。校园面积更大，里面还有一大块树林，栽着月月红等观赏类植物，全校共有十八个教学班，真可谓人才济济。

2003年我举家搬到竹山县城居住，2007年我从黄粟中学调离。弹指一瞬间，二十多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，我把青涩的十年献给了故乡，献给了母校，我是含着万般不舍的泪水离开黄粟中学。二十多年，我曾多次梦见故乡，梦见母校，我也曾多次回到故乡探望年迈的父亲，但我再也没有踏进母校一步，不，甚至连在她门前停留片刻的时间都没有过。我不是忙，我是怕呀，怕自己无颜面对母校的一草一木。独在异乡奔忙，被生活所累，被工作所困，被人情冷暖所折磨，好像一个麻木的躯体在机械地站着、活着，似乎忘却了所有的目标、追求。唯有故乡的山水才能滋养我干枯的灵魂，唯有母校的呼唤才能点燃我永不熄灭的火焰，燃烧，绽放，让不屈不挠的故乡魂在我的生命中再次傲然挺立，自由呐喊。

我的故乡有条河叫西河，我的故乡有座山叫坛山观，我的故乡有所学校叫黄粟中学，我的故乡赛苏杭！

第二届荆楚“银龄书香·智享阅读”活动推荐书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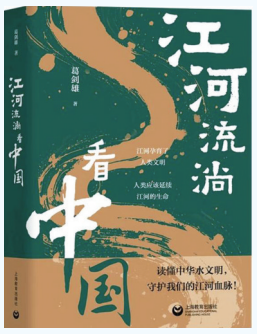
《读城记》



易中天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本书是易中天“品读中国”系列代表作，作者将城市视作有性格的生命，细品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厦门、成都、武汉、深圳的风土与文脉。以灵动随笔打通历史与市井，在烟火细节里解读一城人的精神底色，文字深入浅出，跳出枯燥考据，不只是介绍风物地标，更挖掘藏在街巷烟火里的文化密码，梳理传统与现代在城市里的碰撞、交融。行文通俗灵动，融历史、人类学、社会学于散文之中，说理轻快，妙趣迭出，是一部写给普通读者的中国城市文化随笔。适合喜欢城市人文、地域文化、随笔散文的读者翻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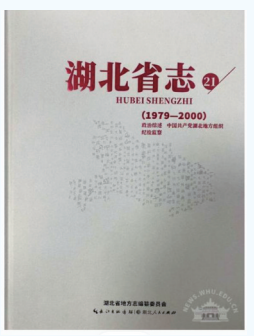
《江河流淌看中国》



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著，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本书以江河湖海为线索，分黄河、长江、运河、江南、湖泊、海洋六大板块，追溯水滋养中华文明的历程。书中融历史地理考据与人文思考，解读大河如何孕育文明、运河怎样联通南北、水乡如何孕育独特民风，同时兼顾当下生态命题，文字平实厚重，兼具知识性与家国情怀，带领读者读懂中华水文明，思索人与江河共生之道。

《湖北省志（1979–2000）》



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本书是湖北省第二轮修志标志性成果，全套41册、约3000万字，历时十余年编纂而成。志书系统记述1979至2000年湖北改革开放历程，涵盖自然地理、经济建设、政治文化、社会民生诸领域，客观记录荆楚大地二十余年的变革轨迹与发展成就，汇自然、经济、文教、社会海量史料，体例完备、记述客观，是读懂湖北改革开放岁月、留存荆楚地情的权威文献。

发行中心：8658548 广告中心：8114000 邮政编码：442000 零售价：2元 年定价：278元 承印：十堰日报社印刷厂（地址：十堰市人民中路58号）